

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叶文虎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该文分析了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的演替与转折进程,并针对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分析,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中国发展;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09)30-0006-06

1 人类的生存与社会发展

自从“人”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更好的生存和更有保障的生存”在努力与自然发生作用,这种努力和努力的成果就是“发展”。这是发展一词的最本质的意义。因此,发展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真理性即源于此。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对发展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所进行的发展活动也是永不停歇的,只是其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在不断改变而已。

由于发展的基本点在于与自然发生作用,因此,人如何作用于自然,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发展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位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线。

为了实现在自然界中求得“更好的、更有保障的生存”这一目标,人类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结成“群体”,并依靠群体的分工合作去与自然作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种分工合作的关系就被“固定”了下来。我们把固定下来的关系称为“秩序”,固定的过程称为“秩序化”,把建立了秩序的人群称为社会。显然,“社会”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生存活动的阶段性成果,“秩序”则是“社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志和特征。

秩序有多种形式,秩序化也有多种途径,有刚性的,比如制度、体制、法律法规等,有的则是柔性的,

比如生活习俗、道德规范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特点的秩序。

在现实中,秩序具体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自维护性等许多基本特性。我们把这三种方式合并起来,统称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当然,在根本上,“人类的生存方式”或“秩序”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基于以上认识不难得到一个看法,即“社会”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构建出的人与人关系的总和,表现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一旦出现,就会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并且作为一个独立于人和自然的第三种力量,参与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自此,人、自然、社会三者互动,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复杂关系。社会就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演变史。

2 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我个人以为,应该把人类文明界定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抽象表述。如果这样定义,我们从考察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入手,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住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变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外,除了人类生存方式演变的内在动力之外,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还有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之中二者都得到不断地改

变。人类社会就在这种改变中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也就在这种改变中不断演变。

因此,我们还需要从考察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入手来认识人类文明的演变。这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财富观和发展观。由于人类生存方式与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均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人类

文明的演变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依照本文界定的人类文明的概念,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原始文明时代,二是农业文明时代,三是工业文明时代。当前,人类正处于工业文明时代。这三大文明时代中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异同大体可以描述如下:(表1,图1)

表1 不同文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核心价值观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组织方式	财富观	发展观
原始文明	狩猎、采集	生食、穴居、群居	头人、巫师、奴隶主主导	劳动力的数量为财富的象征	在敬畏天地、祖先、鬼神,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体力、体能直接作用于自然以求生存和温饱。
农业文明	种植、养殖	以家族为依存单位	君王、僧侣、地主主导	土地的数量成为财富的象征	依托群体,发明和使用工具作用于土地(水面、草场等)来追求财富。
工业文明	规模化社会大生产	以户为依存单位	政党、政府和资本主导	货币的数量成为财富的象征	奉经济利益至上,崇尚技术、资本和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累的能量,“征服和主宰”自然,加速贫困化来追求财富的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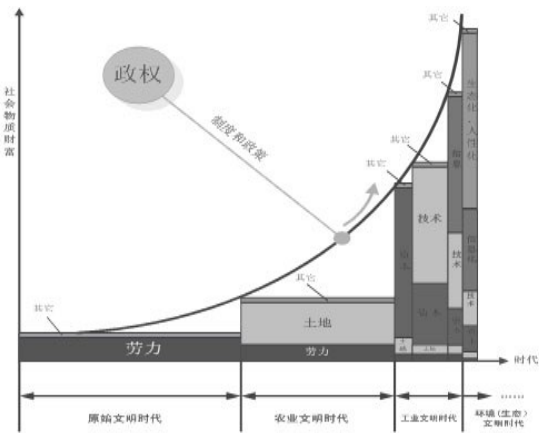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主导因素演替示意图

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这个“系统”中的三大基本关系(当然,立足于“社会”看,也可以认为是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两大关系),它在物质运动层面上表现在三大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上(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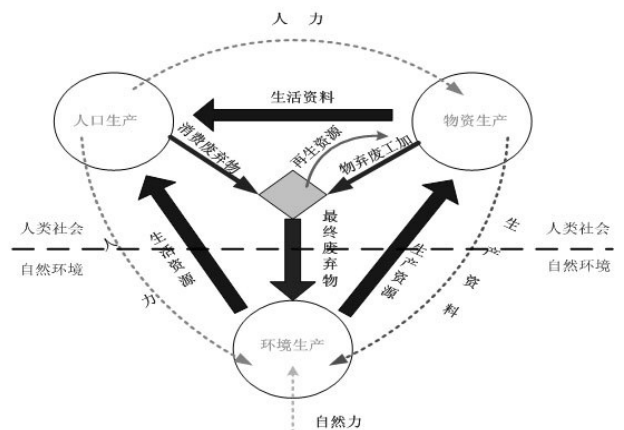


图2 环境社会系统中三种生产示意图

3 人类文明的演替与转折

3.1 认识人类文明实质的视角——环境社会系统与三种生产理论

这里,我们把前文所说的“人、自然、社会三者的互动”,简化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因为人与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社会与自然的作用来实现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将其称为“环境社会

图2中的物资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该过程生产出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产生废弃物弃入环境。人口生产指人类生存、繁衍和养育的总

过程。该过程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产生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废弃物入环境。环境生产则是指环境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对其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包括消纳污染(加工废弃物、消费废弃物)和产生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三种生产的关系呈环状结构,物质在其中的流动受阻即会危害环境社会系统的畅通运行。三种生产活动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环境社会系统的演变,当然也就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三种生产活动之间的互动”作用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行为是主动方,在它的作用下,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变化,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而环境社会系统不断演变。

从环境社会系统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决定于对两大基本矛盾的应对:第一,是人类对财富追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人类对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追求的无限性和社会秩序实现公平分配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在调整这两大关系,或者说是一直在处理这两大基本矛盾。历史的事实表明,这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与缓和相互交替,推动着人类社会或快或慢地不断前进。

3.2 人类文明演替历史轨迹剖析

由前文所述,人类文明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历史阶段,其中出现过两次重大的转折: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折,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

人类文明演替的历史轨迹和转折可以依据不同的学说和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解释。依据本文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我们通过考察人口生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之间物质流动状况的变化来认识和理解(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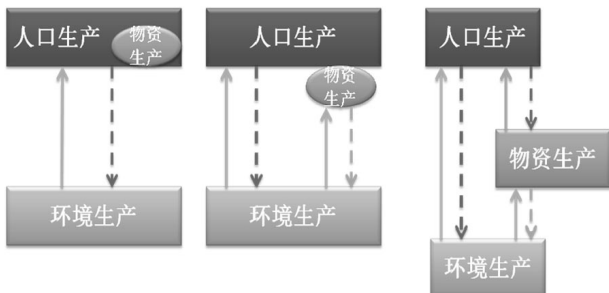


图3 早期、中期、近代三种生产之间物质流动状况演变示意图

图3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左图),物资生产还没有从人口生产中独立出来,只是人口生产的一部分。进入中期(中图)以后,物资生产的能力有所提高,于是逐渐从人口生产中分离出来。但这时它的能力还不太强,还只能依附于人口生产。到了近代(右图),物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成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变的轨迹中。

考察物质在环境社会系统中,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子系统中流动特征的变化(图4),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更直观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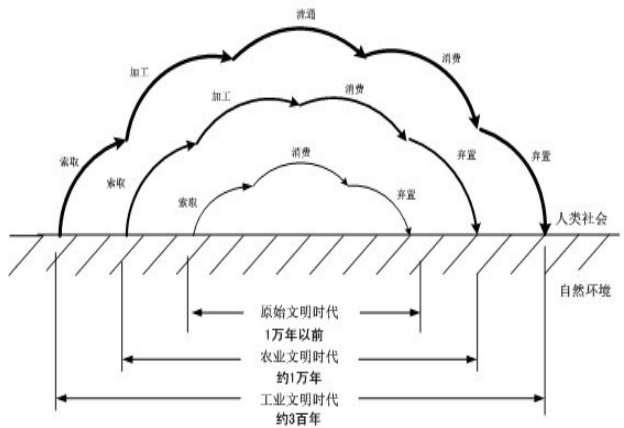


图4 人类文明演替示意图

图4表明,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的物资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只能直接消费从自然界中索取到的自然资源,并把不能消费的剩余物弃置回自然环境。这时,人类的生存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和体能,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是自然物。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始学会使用工具。于是,人类从自然界索取到自然资源以后,先对其进行加工,然后再去消费,最后当然还是将加工和消费后的“废物”统统弃回自然环境。由于在这个时期的“加工物”是简单加工物,因而所有返回自然环境的“废物”可被自然环境完全“消纳”。当人类对“加工物”的消费有了剩余之后,社会分工开始细化并相对固定下来,并对物质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开始有了认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流通跃升为物质流中的主要甚至是支配性的环节,成为具决定性意义的时代标志,于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聚空前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同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不断改变。这两方面的变化,有时生存方式的变化在先,有时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在先。正因为有先有后,二者才始终处于相互激荡之中。比如在当前,一方面,保护环境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另一方面,现实的生存方式使社会又在不断向自然环境排放大量的生产废物和生活废物。这表明道德理性的核心价值观与利益理性的行为方式之间出现严重的分裂和冲突。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使两者都发生改变。人类社会就在这种冲突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秩序”,不断地前进。需要指出的是,在“秩序”从量变到发生质变,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发生了转折。

3.3 人类文明演替已进入转折期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出现都是因为前一个文明时代的“秩序”把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到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程度,从而催生一种新的“秩序”。也就是说基本矛盾的激化就是人类文明即将进入“转折”的信号。

工业文明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创造出比人类在以前所有时代中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但是,由于工业文明时代营造出的生存方式、形成的财富观和发展观,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一体性,将经济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背离了“发展”的原初目标,从而将前述两大基本矛盾激化为它自身无法消除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而工业文明的被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存在着三大供需关系,即商品的供需关系、自然资源的供需关系和环境承载力的供需关系(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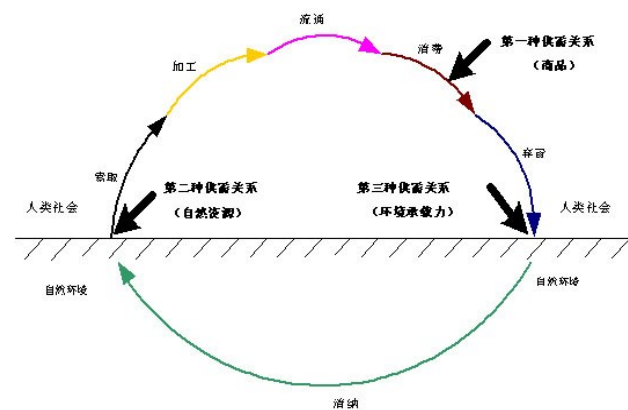


图5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三大供需关系示意图

工业文明的“秩序”不承认这三大供需关系是客观存在,特别是不承认“环境生产”的客观存在,更谈不上去承认环境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于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联合驱动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需求无限扩大。于是,第一对基本矛盾被不断激化,进而导致自然资源迅速枯竭、自然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直至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另外,工业文明虽然十分关注商品供需关系,但在经济利益至上观念的支配下,虽然极大地刺激了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但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商品、社会财富和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日益扩大,其结果是第二对基本矛盾又被不断激化,导致贫富两极迅速分化。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上述危机的困扰,危及了环境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各国都分别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在全球范围内上述危机不但没有被抑制、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迅速蔓延、激化。

由上可见,工业文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不改变它的生存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不改变它的理念、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使人类获得“更好的、更有保障的”生存。事实上,当前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已经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这表明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转折期。

4 人类如何走向新的文明时代——创建新的发展模式

关于人类如何走向新的文明时代,不可能有一个普适性的“设计”,这不但是因为还在探索之中,而且还更因为各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历史状况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实际上,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地探索自己的转折方向、道路和方法。这里我们只讨论中国发展新模式创建中的几个问题。

4.1 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启示

回顾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历程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可以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创建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以下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当世界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时,中国醒悟迟缓,动作极慢,大约比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晚了两百多年。在这一次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统治者和民众沉缅于欣赏自己在农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之中,不图变、不求新,丧失了转折的历史机遇。第二个阶段,过渡阶段。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阶段,历经坎坷,步履蹒跚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或更早一点的时间,虽有不少“有识之士”为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呐喊和实践,但迭遭国内传统观念和原有生存方式的强大束缚以及国际上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压制,基本上未能有所作为。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以后,才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征程。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下,步伐依旧十分缓慢。第三个阶段,追赶阶段。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采用“压缩式”的方法加速工业化的步伐,完成了先期工业化国家花了二三百年来完成的任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采用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仍是工业文明国家采用过的模式,因此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危机集中爆发的代价。

4.2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创建

当前,人类文明演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人类文明的走向和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是继续沿用先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前行呢?还是去努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模式?如果选择后者,又有一个是否存在一条既能顺利地、又能当前由工业文明理念主导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中应付自如,损失较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破解“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的难题。这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从观念层次和行动层次上对破解这一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长足的进展。在观念层次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置于价值体系的顶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即分工合作的稳定与有效作为价值尺度。这是对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回归与升华,是对工业文明割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一体性的深刻反思。在行

为层次上,把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以“共赢”为原则,兼顾各方利益,统筹安排各种各样的“边界活动”,如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等;协同(优化整合)环境社会系统中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公众)的行为。当前,居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中国政府正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围绕经济系统生态化和人性化这个中心,启动自身工作职能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带动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的转变,努力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5 结语

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正在走向新的文明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党和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并把握住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制定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举措。但是在不断破解“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难题的实践过程中,仍会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遇到新的挑战 and 新的难题,我们决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更不能唯先期工业化国家的马首是瞻。必须且只能解放思想,迎难而上,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正确理解并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人类向新的文明时代的伟大转折中再铸辉煌!

Create the New Pattern for Development of China

Ye Wenhui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surviv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this paper has concluded that the new pattern for development of China should be crea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hina; new pattern